



城市里触手可及的演艺新空间

◆ 朱光



■ 沪上网红地标上生新所也有演艺新空间



■ 文化广场户外舞台

郭新洋 摄

季的户外音乐剧节——原本，作为音乐剧专属剧场，文化广场历来是引进音乐剧的风向标。在这里，上演英语音乐剧是常态，德语、法语、日语、韩语乃至葡萄牙语的大制作音乐剧都轮番亮相。但疫情阻断国际文化交流之后，文化广场先前多年致力于华语音乐剧孵化的成果也逐渐显现——那些在音乐剧里成长的男女主角，在户外舞台举办了一场场音乐剧歌曲演唱会，照样吸引了原先买室内演出票的观众继续参加户外音乐剧节。由此，还在剧场外围设立了创意集市。这里的周末，好看、好听、好逛、好买。至于浦江游船上，则是由上昆在甲板上演绎折子戏。从起航到上岸，正好是一出折子戏的唯美呈现……在浦江两岸凝聚着上海历史发展的万国建筑博览会与浦东开发开放形成的城市天际线的时空背景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可谓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穿梭前行。

事实上，蝉联“文明行业”的上海剧场行业的主力军——各大剧场，也在挖掘自身的“演艺新空间”。上海大剧院的咖啡厅乃至停车场，都上演过环境话剧。上海大世界这一原本就孕育了不少剧种的演艺场馆，也拥有不少因地制宜的新空间。新开放不久的宛平剧院，也在酝酿向市演艺行业协会申请“演艺新空间”的挂牌。就连不是剧场的剧场，都在投身演艺，那么本身就从事演艺的剧场为何不向自身挖掘潜力？

“演艺新空间”的涌现，正在重塑我们的文艺生活新空间。它正如文化本身具有的“渗透力”，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并以非标准剧场的形式成形、显现。这样，就对了！那正是城市软实力的具体体现！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在高楼大厦的鸡肋空间里，三四位颇有缘的音乐剧男歌手每晚在这里唱同一台低成本音乐剧，座位数不过二三百个，全场票价也就在二三百元。唱着唱着，这幢高楼大厦的租金涨了三倍；唱着唱着，长三角的姑娘拖着行李箱奔赴现场，看完剧在旁边的经济型酒店住一晚后第二天回家——文旅融合项目，就此自然生成。

在这样的非标准剧场——亦即“演艺新空间”里，上海的写字楼里、商场高层、剧场草坪上、浦江游船里，活跃着乃至沸腾着一批自由生长的艺人与文化空间，正在重塑我们的文艺生活新空间。亚洲大厦面向九江路的一楼，就是人民大舞台，这里是标准剧场，按舞台艺术术语描述，乃“镜框式舞台”的模样，红丝绒幕布的台下，是1000多个座位。亚洲大厦面向汉口路，亦即人民大舞台的背面，则有一个名为“星空间”的“演艺新空间”——这里被布置成小酒馆的模样，驻演《阿波罗尼

亚》等一批小规模、低成本音乐剧。人民大舞台特别走市场路线，曾经想像“吃饭翻台子那样，晚上7点开演一场、午夜前开演一场”——当年邀请过说相声的大兵登场，可惜效果不理想。但午夜场的梦想，在人民大舞台背面的“星空间”实现了。女观众兴致勃勃地来看一场又一场，称之为“下班快乐剧”——就是看的时候开心呀，“会忘记谈恋爱带来的烦恼”。这样的演出，胜在与男演员近距离相处，甚而有互动的可能。今天坐在他左边的位置，明天坐在他右边的位置，所谓“集座位”。看过10场、20场的姑娘很常见。“上班上得不开心，就来看一场，还算是买得到的快乐。”基于《阿波罗尼亚》的成功，亚洲大厦4楼以下已经过空间改造，拥有了9个同类小剧场。

还有一种“买得到的快乐”就是脱口秀、开放麦。新天地广场5楼一角聚集了一两百张折叠椅。折叠椅加上其面对的小舞台，就是笑果工厂的“门店”。这个看起来顶多可以搞搞年

会的场地，是李诞率领的笑果团队的“线下店”，他们的线上产品，则是让他们声名大噪的季播节目《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那些想在下班后找快乐的素人，在这里说起了段子，自嘲、嘲人，让人笑笑，笑笑别人。直到有一天，他们登上了上汽·上海文化广场的大舞台，这个标准剧场比人民大舞台还大很多，座位总数达到1949个。在标准剧场里说笑话，让他们意识到在小剧场里说笑话相对容易些。

如果说“星空间”和“笑果工厂新天地店”是商业房产里原本商业价值不高的空间，被文化赋能后的再开发、再创造，以至于让商业空间或文化团队都增值提效；那么，剧场草坪上、浦江游船里的“演艺新空间”，则是向天地找空间。疫情让室内剧场的上座率受限，随情况浮动百分比。但是，在户外，空气流通、江风吹吹，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自然安全指数提升。文化广场的户外舞台，原本偶尔为商业活动、亲子活动的舞台，如今也举办了两

文化浸润的东京奥运

◆ 江南

东京奥运会主媒体中心二层，有一家特许商店，因为限流6人，须排队等候入场。抬头看，一座造型饱满、色彩浓烈的巨大神龛就在头顶，垂下来的祈福条上写着：祝愿疫病退散。每一名来东京报道奥运会的记者，都会从这座神龛下经过，心里装着对大赛的期许，也接受当地民众的祝福。奥运会是一座竞技舞台，也是一场文化集会，即便受疫情阻隔，细腻含蓄的日本文化，仍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浸润到奥运会的角角落落。

迄今为止，没有哪一届奥运会的承办，像2020东京这般坎坷。一边是地震、核泄漏的天灾人祸，另一边，是肆虐全球的疫情打击，内外交困的难题交到日本手里，这个好战又隐忍，傲慢又崇礼，勇敢与含蓄交融的民族，面临历史性的抉择。最终，忍受着空场办赛的损失，日本给了世人一个交代，开幕式上森山未来的“暗黑舞蹈”，即是将其中的纠葛、挣扎和隐忍，放大至世人面前。会场上空的“地球”，轻轻地飘过，又轻轻地离去，用近乎武士道精神担起千钧之力的，是半个多世纪前出生的桥本圣子们，她们，享受了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遗产，如今，责无旁贷，要避免这份荣光从身上褪去。

问当地人，奥运会开幕式内容怎么样？回答：看了，我们日本文化嘛。轻描淡写，一切尽在不言中。确实，写意的表达方式，是这场表演留下的强烈印象。投影在场上的红线勾连纠缠，将健身的白衣女子拖入其中，直至她们无法挣脱，疫情对人的束缚，勾勒得相当神似。到了踢踏舞部分，鞋底敲打房基传递力量和欢乐，特别是身穿传统农耕服饰的演员手舞足蹈之际，令人仿佛身临福岛灾区的家园重建。会场外，十几层高的公寓楼灯火通明，家

户户贴上“2020东京”的窗花。奥运会最后能举办，是政府的决定，而民众，用最朴素的方式，为这个决定祈福。空荡荡的东京国立竞技场，此刻，找到离自己最近的观众。

少了观众，还有志愿者。与奥运会亲密接触的，是赛场和媒体服务窗口的她们。这些笑容可掬的当地百姓，都是自愿报名的东道主，祈福之后，是她们连接起情感传递的通道。走近她们的工作台，会发现不少纸艺的手工作品，色彩丰富，造型可爱。仔细看，有骏马、小鸟，配戴亮色腰带的和服。还有一件纸艺，一看便知是美丽的富士山，山脚下用英语写着：欢迎您常来东京。

古时，日本武士除了交换自己的刀，也爱用一张正方形纸折出特殊的纸花来传递友情。之后，折纸便在民间流传开来，并成就“千羽鹤”的纸艺传奇。为什么要折这些？对笔者的问题，工作台的姑娘拿起一件大嘴造型的纸艺解释，希望大家高兴一下，随着她的手指移动，“嘴巴”一张一合，仿佛在开口说话，表达主人的深厚情谊。

纸艺能说话，木头更传情。对日本这样一个崇尚含蓄和隐忍的文化国度，没有比坚实的木头更合适的表达载体。在东京晴海的奥运村，入口即是木制围墙和顶棚。一根根原木搭建的格栅，一下子就让人感受到浓浓的日本风。每根木头均标有来处，如栃木县、日光市、千叶县，它们排列组合在一起，构筑奥运一道特殊的风景区。村里的传统建筑，是用一根根木梁和榫头咬合搭建的。占地最大的客厅，动用了4万根原木，这些木材来自日本全岛63个不同的地方，每一根梁上，都标明木料的产地，在最重要的正门和主屋的梁上，清晰地刻着福岛县的名字。



异曲同工，是主媒体中心的休息区，这里摆了多张木制长凳，跟钢筋水泥的大厅轮廓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长凳用的均是来自灾区的木材，它们静静地卧在那里，配合电视荧屏上的重建报道，诉说着生命的顽强。

资源匮乏的日本，森林覆盖率却达到全国的三分之二，木文化因此成为最丰厚的文化遗产。奥运会主赛场东京国立竞技场，随处可见木头组成的巨大集合体。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时年10岁的隈研吾在参观完现代主义建筑的代表作——国立代代木竞技场后，决心长大后做一名建筑师。今天，他用一座改建的奥运会主体育场，重新定义了环境与建筑的关系。隈研吾的灵感源于日本寺庙

的建造工艺，屋檐叠加的设计，巧妙地将自然风引入场馆，在每个通风口，小直径的木百叶窗再现传统之美。人、建筑和环境，由此被重新连接起来。

隈研吾希望，国立竞技场可以作为帮助日本改变建筑方向的标杆，成为东京从一个混凝土城市转变回来的催化剂。当东京奥运会收尾，许多场馆会被拆除，木材也将物归原主，回到出产它的故乡，为民众重建家园添砖加瓦。也许未来，在福岛县某座校舍重建的工地上，一名工人会指着一根木头告诉年轻的同事：它是从奥运村回来的，如今落地，带着奥林匹克对福岛的祝福，和东京奥运会留下的福泽。